



曹 禹

明朗的天

明朗的天

曹 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阳 门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484 字数 74,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3 \frac{3}{8}$ 插页 1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3) 1.05 元

出版說明

這是一個以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為主題的劇本。在美帝國主義辦的北京燕仁醫學院里的大夫和教授，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態度上分別屬於幾種不同類型；作者對這些屬於不同類型的人物一一作了描繪，又把重點放在細菌學專家凌士湘的身上。凌士湘雖然具有愛國主義的熱情，但他在思想上曾受到美帝國主義長期的毒害，和美帝國主義還有過直接間接的聯繫。他的主要問題是嚴重脫離政治，因而被美帝國主義蒙蔽和利用。解放後，黨領導了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凌士湘在許多被揭發出來的血腥的事實面前，終於認清了美帝的猙獰面目，認識到自己的嚴重脫離政治所產生的慘痛後果，並且毅然地參加了抗美援朝運動，投身到反對美帝細菌戰的鬥爭中去。

劇本通過對凌士湘的思想轉變過程的描寫，嚴肅地批判了我國解放初期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濃厚的崇美思想和脫離政治的傾向，同時也正確地指出了黨在領導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沒有忽略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即他們的愛國主義熱情，並且善於通過對這一因素的啟發和誘導，使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美帝國主義劃清界綫，並逐漸站到人民的立場上來，用他們的知識和專長為人民服務。

作品的另一个成就是对美帝的伪善面目作了无情的、彻底的揭露。在剧中讀者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者是怎样以学术研究为名在进行細菌战試驗；又是怎样为了取得一个軟骨病患者的骨头作标本而灭絕人性地謀害了一个中国工人的妻子！这些令人怵目惊心的事实彻底暴露了所謂美国在中国兴办的“慈善事业”和“神圣的学术研究机关”实际上干的是些怎样卑鄙齷齪的罪恶勾当！

这个剧本系由我社于1956年11月出版，現据原版重排印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9月

人 物 表

- 凌士湘——細菌学专家,五十多岁。
- 凌木兰——凌士湘女,眼科大夫,二十多岁。
- 何昌荃——細菌系讲师,凌士湘助手,約三十岁。
- 江道宗——教务长,約五十岁。
- 徐慕美——护理部主任,江道宗妻,四十岁。
- 袁仁輝——护士,江家的养女,三十岁。
- 陈洪友——眼科主任兼医务主任,四十多岁。
- 董觀山——医院解放后的院长,四十多岁。
- 孙 荣——內科大夫,三十多岁。
- 尤曉峯——眼科大夫,三十多岁。
- 宋洁方——外科大夫,約五十岁。
- 赵树德——老工人,五十多岁。
- 赵鉄生——赵树德之子,工人,二十多岁。
- 庄政委——志願軍团政委,三十多岁。
- 刘瑪丽——美国大夫賈克逊的秘书,四十多岁。
- 赵王氏——赵树德妻,患軟骨病,四十多岁。
- 李 亭——少先队员。
- 賀 瑾——少先队员。
- 老 張——工友,四十多岁。
- 馬副官——国民党某軍长的副官,約四十岁。
- 女打字員
- 女技术員
- 护士
- 学生数人。

特务甲——为首的特务。

特务乙——高个子特务。

特务丙——矮个子特务。

特务丁

楊老头子——病人。

分 幕 表

第一幕

第一場

地点：燕仁医院美国大夫賈克逊办公室的外間。

时间：1948年年底。

第二場

地点：同上一場，现改为董院长的办公室。

时间：1949年国庆后的一个星期天。

第二幕

第一場

地点：凌士湘家客厅。

时间：1952年7月。

第二場

地点：江道宗家客厅。

时间：1952年7月。前一場后3天。

第三幕

第一場

地点：志願軍庄政委的病房。

时间：前一場的次日。

第二場

地点：凌士湘家客厅。

时间：前一場两星期以后。

第一幕

第一場

这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四八年的末一个月里。

自从人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继续同国民党勾结起来，想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他们便下了决心，进行反共内战，不顾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愿望，撕毁了保障国内和平的协议，向全国人民寄托着最大希望的解放区发动全面的进攻。在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逐渐觉悟到，从被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蒋介石政权手里，是得不到和平、民主与独立的。在中国共产党用了极大的努力和耐心使人民认清这一点后，大家才彻底了解必须打倒蒋介石，驱逐美帝国主义，并且完全倚靠一直正确地和平努力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得到生存。

人民群众的向背已经完全显然。正义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因此，从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倚赖帝国主义的援助，发动战争以后，到了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反攻，首先在晋冀鲁豫战区，接着在东北和其他战场上，发起了巨大的攻势。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已经变了。

这个戏开始在战争进展最迅速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整个东北已经获得解放。在南线，在徐州附近，

正进行着規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几乎在同时，人民解放軍在北線也在进行着解放天津的战役，并且包圍了北平。

圍城中的北平人民在反动統治的极度恐怖下和生活的极度貧困下，等待着苦痛而緊張的日子的終結。鉄路不通了，只有天空中不断地响着飛機的馬达，空中霸王昼夜不停地載着反动的官吏、軍人、特务和他們的家属財物，向上海、香港、台灣、美国飛去。物价一日数漲，从早到晚，街上挤购粮食的貧民排着凄慘的行列。散兵四处搶劫，居民被迫挖掘战壕和修飛機場。街道上不断来往巡邏着装甲汽車和滿身武装的执行队。特务在橫行，为着末日的来临，变得更加殘暴。人民在憤怒着，日夜盼望着解放；人民在可怖的黑暗中怀着信心，勇敢地作各种准备，来欢迎黎明。但是也有些人是怀着另外一种心思的，在美帝国主义多少年文化侵略下，这些人早已和真正的中国人民脫离了关系，在他們卑鄙的思想里，藏蓄着不曾見過天日的污垢。另外一些人是那样地麻木，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社会还没有一点感觉。然而这些人中有专家，有高級知識分子，是我們在来日的建設中需要的人材。这个戏就是企图讲一讲中国的知識分子在这大变动的时代中如何改造思想，逐漸放下旧思想的桎梏，終于开始向新知識分子的道路上变化着。

这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系统中燕仁医学院的美国大夫 賈克逊(Jackson)的办公室的外間。

正是冬天下午四时許的光景，外面下着大雪。看得出来，在平时，屋子里的陈設都摆得井井有条。这一两天，在某些角落里，却堆着与賈大夫办公室毫不相称的大小皮箱，上面貼滿了五光十色的欧美各国旅館的行李票。屋子里象是暖和的，左右两牆边上的暖汽管似乎都在开着。正面有一窗一門，門通着外面的甬道，甬道上来往着病人。甬道上有鋼窗，鋼窗之外，看見白楊

的秃枝在灰惨惨的天空中摇动。北风挟着大雪，一阵一阵打在钢窗的玻璃上。正面门的左面，贴着墙，是一把硬梆梆的木质长椅。门的右面的一个小小的书桌，一个年青的女打字员成天守在那里的的答答地打着字。她这个角落在白天也有些昏暗，桌上总是点着铁罩的台灯，人一进门，就立刻被灯光吸引住，望见她身旁暗绿色的文件柜，和在墙上挂着的贾克逊的大象片——象片上的贾克逊是慈眉善目的。左面有一门，通着贾克逊的办公室。左门附近是一张沉甸甸的很讲究的办公桌和圈椅，圈椅上放着一个五颜六色的靠垫，这是贾克逊的秘书刘玛丽办公的地方。右墙近台口有一门，门外也是甬道，甬道对面正是细菌科主任凌大夫的办公室和他的实验室。门旁有冷热自来水和洗手消毒用的磁盆，门旁挂着几件白罩衣。右门前面摆着一张皮质的长沙发、一只小沙发和一个矮几，这些家具都很精致，占的地方不大。

尽管这间屋子里人来人往，却总不能留下来人的温暖，人们走进来，立刻就感觉到一种阴暗逼人的冷气，仿佛在这里只能谈着病和死亡。同时，圆城的炮声，天空中的飞机声，和说不出的恐慌，从四面八方压上来，使人们就在这铁打的墙壁里也感觉到岌岌不可终日。

开幕时，窗外的甬道上匆忙地穿过各式各样的人——医生、询问地点的病人、交谈着的医学生、端着器械的护士、送信和擦地板的工友们……等等。

刘玛丽，一个四十几岁的妇人，由贾克逊的办公室走出。她是贾克逊的亲信，到过美国，能替贾克逊起稿，安排事务，很干练，可以替他解决一些他自己不便于出面的问题。她不是一个普通的速记打字员，虽然有时也做一些这类的事情。她又干又瘦，脸上抹着脂粉，头发剪的短短的。她烟瘾很大，总是用一支短烟嘴。这时她拿着一叠文件。

刘瑪丽 (对女打字员) Jenny,馬上把这份东西打出来,下午要用。

女打字员 (接过文件去) O.K.!

刘瑪丽 (想打电话,見女打字员在場,于是取了一个信封写几个字,交给她)

Jenny,你先把这封信送一下,那份东西叫Nancy替你打。

女打字员 O.K.!(接信,走下。)

刘瑪丽 (打电话)喂,你美国領事館嗎?我是燕仁医院 Dr. Jackson 办公室。……是啊,就是我。你好嗎?……我?倒霉透了!我一夜沒睡好,听了一夜的炮。末日要到了!……我們正在开紧急會議。Dr. Jackson 要你告訴 James 上校,这两天的时局簡报还没收到。赶快送来吧,老头子要发脾气了。好,再見。

护士敲門。

刘瑪丽 Come in! ①

护士进来,刘瑪丽望一望护士送来的本子,签了一个字,护士走出去。

刘瑪丽 (换一个电话又打)要廚房。我買大夫办公室。送九份茶点来,現在就要,買大夫要一杯牛奶。

尤曉峯由通甬道門上。他約有三十三岁,是眼科的青年主治大夫,眼科主任陈洪友手下得力大夫之一。此人精明圓滑,好开庸俗的玩笑。但他确有些技术,在未进这个医院以前,他开业十分得法。他进这个医院很費了心思,目的是为了更远的“前途”——想得到美国大夫賈克逊的賞識,可以赴美“鍍金”。然而他不是这个医院的正統毕业生,所以也受所謂正統派的,更为賈克逊賞識的医生們的排挤。

他是一个矮个子,臉上白里透紅,十分光潤,鼻下有一撮黑黑的小鬍髥。如果他不穿着一套剪裁得十分美国味道的西装,他会随时被認為是日本人。他帶着一付学者味道的眼鏡,但这付眼鏡并不能改变他給人們那种庸俗与滑稽的印象。他总是很得意,好說話,总觉得自己比別人聰

① Come in!——英語,意思是“請進!”

明，会打趣。他很喜欢为别人“服务”，好拉些閒事情，忙个不完。所以他
又是被有些人喜欢的一个人。

他匆匆走上来，放大衣在长椅上，神色有些慌張。

尤曉峯（熟稔地）Hello, ① Mary!

刘瑪丽（淡淡地）Hollo, 尤大夫。

尤曉峯 我刚从外边回来。里边有什么消息没有？我们这个医
学院还办不办？

刘瑪丽 不知道。

尤曉峯 你听，炮声越来越近了。情形很不好，医院都空了，一
发薪，都出去抢购去了。市場上乱得一塌糊涂，有东西就抢
购，黄的、白的一齐漲！（举起一卷美鈔）美鈔！我刚換的。你
要換嗎？我可以替你服务。

刘瑪丽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拿的就是美金。

徐慕美上。她是江道宗教务长的妻子，医院护理部主任。她四十出
头，仍生得丰满好看，穿着雪白的高级护士制服，上面披着紫紅色短披
风，派头十足。她原是一个买办家庭的小姐，一直在美国教会办的中学、
大学受的教育。她原先打算学医，但是终于为了自己认为是走近路的打
算——想很快地爬上医护界的首脑地位——选择了到燕仁医学院学护
理的前途。她心目中很少看得起一般的医生，认为自己知道得很多，但心
里又有些看不起自己这个职业。她相当笨，但总觉得自己很聪明，好表现
自己的“干练”、“俏皮”，但时常被她内心崇拜的丈夫所奚落。她在医院
的地位实际上是靠賈克遜和她的丈夫所支持。

徐慕美（一进门）你们听！飞机又在头上轉了。

刘瑪丽 南京来的。

尤曉峯（湊熱鬧）空投呢！投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

刘瑪丽 徐主任，找賈大夫吧？他在开会。

① Hello——英語，意思是“喂！”

徐慕美 你們看！（把挾着的一本精裝的書遞給劉瑪麗，炫耀地）好嗎？

劉瑪麗 （接過來欣賞着）Beautiful^①！太好看了。

尤曉峯 好看極了！

徐慕美 我設計的。

劉瑪麗 （陰）“賈——克——遜——大夫”……（讀不下去，指着）這
是什麼？（笑）我的中文真壞。

尤曉峯 （搶着讀）“賈克遜大夫論文集”，“紀念賈克遜大夫來華
辦學二十五周年”。

劉瑪麗 （恍然）啊，原來是這麼回事！封面用中文，他一定會喜
歡的。（翻開）還有他的象片！哦，就用的是這張。

三人都走到牆邊賈克遜的象片前欣賞。

尤曉峯 風度多好！

徐慕美 （得意地）他自己最喜歡這張了。

劉瑪麗 （意在言外）你对老头子当然最了解了。

尤曉峯嘻嘻地笑了一聲。

徐慕美 （瞪尤曉峯一眼，轉對劉瑪麗）可惜紀念會取消了。

尤曉峯 誰也沒想到共產黨會來得這麼快，城已經圍上了。

劉瑪麗 這有什麼關係？他們打進了北平城，我倒要看看，他們
能不能打進美國人辦的醫院。

尤曉峯 再見，我還有病人。Mary，有消息請告訴我一聲。

尤曉峯走到門口，正好門被走進來的袁仁輝所打開，尤曉峯昂然走
出。

袁仁輝是江道宗和徐慕美的養女，二十歲的時候從一個美國人辦的
孤兒院中領回來的。她一直住在江家，什麼事情都做，什麼氣也都受過。
後來，江道宗答應她到一個護士學校去念了兩年書，現在在燕仁醫院做
一個職位最低的護士。她有卅一二歲，生着一個方方的臉，扁鼻子，面色

① Be .uti'ul——英語，意思是“美麗”。

黃黃的，有些雀斑。她老實，小心，不大說話，完全沒有這個醫院正規的
護士小姐們的派頭。

袁仁輝（提着一個裝滿了東西的籃子走進來，對徐慕美）媽咪^①，您在這兒！
您要的東西都買到了。

徐慕美（皺起眉頭，厭煩地）誰叫你到這兒來的？
袁仁輝無語。

徐慕美 護士衣服也不換！
袁仁輝把頭低下。

劉瑪麗（看看袁仁輝的臉色）你要聽你媽咪的話。你媽咪從孤兒院
救了你，你要知道感激。

袁仁輝（取出鈔票）給您換的美金，九十八塊五。

徐慕美（收下美金，眼快地）那是什麼？我一猜你就是買了大頭了！
（對劉瑪麗，仿佛袁仁輝是一個沒有生命的東西那樣隨便評論着）你看她笨
哪，她倒懂得替自己換大頭。你看，兩塊錢！

何昌荃由外上。他是醫學院細菌科的助教，畢業不久，是細菌科主任
凌士湘大夫的得意學生，二十七歲。從表面上看，他象是舊社會所謂品
學兼優的人。說話不多，勤勤懇懇，仿佛成天站在實驗室或圖書館里，根
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似的。實際上在入這個醫院以前，他便參加了進步
的學生運動，受了革命的教育，是一個相當沉著和有熱情的人。在醫學院
的進步青年們中間，他有一定的威信，但不知為什麼總不常提他的名字，
仿佛故意掩護著他似的。他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加入了地下黨，在圍城期
中最緊張的時候，是地下組織中一個小的領導者。

他是江道宗教務長的外甥。他有一付寬寬的眉毛，沉靜的眼神，現
在他穿著實驗用的白罩衣，安靜地走進來。

何昌荃（對徐慕美）舅母。

① 媽咪——袁仁輝是江道宗夫人的養女，他們照例使養女叫他們為媽咪（媽）
和 Dddy（爹），用的是英文稱呼。

徐慕美 昌荃，你来了。(对袁仁輝)外头什么样啦？

袁仁輝 街上乱极了，尽是兵，鉄甲車到处轉。(停住。)

徐慕美 說呀！

袁仁輝 粮食店都叫人搶了。新街口枪毙了两个人，說是共产党。

徐慕美 共产党要来了，該你們过好日子了。(轉向何昌荃，存心令人不快地)是不是啊，昌荃？

何昌荃 (对刘瑪丽)刘小姐，我找江教务长。

刘瑪丽下。

徐慕美 (一边翻着袁仁輝的手提包，一边挑剔着)誰叫你买这种雪茄？你买錯了！你給Daddy^①买的咖啡豆呢？

袁仁輝拿出一包，递给徐慕美。

徐慕美 (一聞)不对！这是假的！(还給她。)

袁仁輝沒接好，包落在地下，咖啡豆洒出一些来。

徐慕美 真笨！白在我家养了这么大，就会吃飯，一頓三碗。

袁仁輝低下头去收拾，落下眼淚来。

何昌荃 (冷冷地)袁姐沒白吃你們的，你們要用老媽子还得給工錢呢。(低头帮袁仁輝收拾。)

江道宗和刘瑪丽上。江道宗是医学院的教务长，四十六岁。在这医学院里，大約除了賈克逊以外，最有势力的人就是他了，因为校长和院长都是有名无实的，賈克逊和他故意請一些他們认为是好好先生的来充任，做招牌。他溫文有礼，但是又阴气森森，如果和他处久了，就会感觉到在他斯文的談吐和言笑里面，总是有一种不可測的、不能使人相信的心机。他在洋人的圈子里很紅，会拍洋人馬屁，为他們着想，但表面上冠冕堂皇，一絲也不令人看得出来。他說話尖刻而聪明，有时又“热情”而“爽快”，对他的主子并不低声下气，时常倒是故意离着賈克逊远

① Daddy——英語，意思是“父亲”。

远的。他籠絡着一羣他所认为可以做驢騾的大夫們。对于凌士湘，他保持着“謙恭下士”的态度，口口声声称呼他是老前輩，实际上他是誰也不佩服，他觉得他的前途是无限的。

他的出身是一个沒落世家的子弟，家境很穷，他小时便很乖巧玲瓏，在大学里遇見徐慕美，費了很大的心机才把这个买办的閨小姐弄到手。他是得过他有錢的丈人的好处的。他有些學問，在美国得过两个博士的头銜。但自从多年以前受了賈克遜的賞識以后，和他所认为的美国有力量的人做了朋友，当了这实际上比院长还高得多的教务长，他渐渐对政治的兴趣濃厚起来，觉得人应该有“抱負”，有“雄心”，对于学术也不甚钻研了。这个人英文不錯，还会两句旧詩，自己觉得很風雅很博學，高人一等，待人接物总要使人觉得他有教養。

他身材适中，面貌白淨，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一对細細的小眼睛，看起来就不肯放过，閃着閃着，象是要把一切都吸进去的样子。他非常爱惜自己的“丰采”，穿着一身毛質的瀟灑的长袍，一尘不染，里面是笔挺的西裝褲，皮鞋头是尖的，擦得晶亮。他是有惊人的洁癖的。

江道宗（看見何昌荃、袁仁輝在收拾东西）怎么啦？

徐慕美 没什么，咖啡豆洒了。

何昌荃 舅舅。（轉身对袁仁輝）袁姐，謝謝你昨天到病房来看我
我睡着了。你給我的水果我都吃了。

袁仁輝（温和地）你还應該多休养两天，你看你瘦多了。

袁仁輝提着籃子走出去。

徐慕美（对江道宗，嘲笑地）我們这个外甥頂“正义”了，从小就这么“普罗”。

老張端着茶点从中門上。

老張 可以进去嗎？

江道宗（对徐慕美）你有事嗎？現在里面休息了。

刘瑪丽（对老張）去吧。

徐慕美 休息了？（搶在老張前面走进內室。）

老張端着盘子跟下。

何昌荃 我們細菌系沒有田鼠了，凌大夫很着急。

江道宗 我知道。

何昌荃 他今天一整天沒在實驗室，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江道宗 (微感惊奇)哦？他到哪兒去了？

何昌荃 不知道，說是找田鼠去了。(焦急地)外面很乱，他脾气又倔……我认为医学院不該让他这样的学者为这种事情操心！

江道宗 (长辈的口气)你很爱护你的老师，这很好。我也是在想办法。怎么样，你的盲腸炎完全好了？

何昌荃 好了。

江道宗 那好极了。今天晚上到我家里来吃飯吧！（和藹地）这两天时局很緊張，我很想跟你多談談。

何昌荃 好吧。

凌士湘大夫由中門上。凌大夫是細菌系的主任，五十九岁，是一个老美国留学生。他的出身可能是一个旧的书香世家。他考进清末的理工一类的学校，终于决定学医，当时多少是为了科学救国，和一些有志之士想把泰西的科学傳进来。他有一些人道主义的思想，多少年来认为医学是救人的。他在美国也吃过很多苦头，半工半讀，靠自己的努力学了一些东西。他很自信，脾气倔强、耿直，但做起事情来有时显得很迂，也有通常一般学者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气。一般來說，他为人是十分热情的，不过不大容易看得出来；靠近他的朋友都認為他誠实、忠厚、可靠，但是钻牛角角，难以說服。在学生中他有很高的威信，美国人賈克逊也倚重他，利用他，因为他在細菌学方面有成就。

回国以后，他没有开过业，虽然他的医疗学問并不坏。他一直在教书，在几个大的医学院都授过課，最后来到此地，工作了将近十年。他妻子死得很早，只有一个女兒，叫凌木兰，现在眼科讀书。